

舅舅

大年初二早上，社英在门口晒被子，一个胖胖矮矮妇女从马路上走过来。社英打招呼道：“贵兰，去三队给你妈拜年了。”贵兰道：“是啊，我在那吃个早饭就回来了，小煤球还在他外婆家玩。”

贵兰笑道：“俊秀又尿床了？看你家被子世界地图都画满了。”

社英摇摇头，无奈道：“被子被尿泡了，这尿印子怎么洗都洗掉，我身上都是尿骚味。”

贵兰大声道：“童子尿可厉害了。”

社英叹道：“可怜我俊秀有这味，没人跟他玩。一个人躲在屋子里看书。”

贵兰道：“他哪来这么多书整天看的？”

社英道：“都是他表姐暑假过来玩的时候带过来。”

贵兰好奇道：“俊秀能看懂那些书吗？”

社英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应该能看懂了吧！看他入迷的样子。”

贵兰道：“没人教他吗？”

社英道：“我也不认识几个字，和祥也没耐心教。

都是他舅妈和他表姐教的。我嫂子是市里的一级小学语文教师。”

贵兰点点头就走了，没走几步又返回来。

贵兰道：“哦，对了，差点忘了，吴场长叫我给你们家捎个话，说今天上午十一点，你家有个电话，叫你们去场部办公室接。”

社英道：“应该是我哥的电话，我叫和祥去接。”

过了中午，和祥骑车从场部回来。社英责问道：“怎么这么晚才回，还喝了酒。”和祥笑道：“在场部碰到大侠，他也在那等电话，接完你哥的电话就被他拉到他家吃饭去。”社英笑道：“皮大侠经常找人听他吹牛，管饭又管酒”。和祥道：“说正事，明天你哥一家子会过来。”社英道：“我就知道他打的电话，他们每年下来，先去我妈那里过个年，初三再来我们家玩二三天，然后返回市里”。和祥道：“我们要准备些什么？”社英反问道：“我们要去镇上接他们吗？”和祥道：“明天南台镇正好有个拖拉机会过这边来，他们会搭顺风车。”社英道：“这就好，他们看我们这买菜不方便每次都会带些菜过来。那你下午把竹床子搬到井边洗干净了，再带俊杰、俊秀到后面竹林挖些冬笋，明天好用。”和祥道：“俊杰带弟弟出来跟爸爸干活去，明天你们舅舅会过来。”俊杰兴奋地跑过道：“舅舅会带烤鸭过了吗？”和祥道：“臭小子，就知道吃，明天你表姐会带很多书过来。”

俊杰道：“我才不要呢！又不能吃。”爸爸擦了擦眼睛道：“肯定又是给俊秀，怕他一个人孤独。这姑娘为了俊秀也算是呕心沥血，让我们做父母的都觉惭愧。”俊杰道：“表姐为什么对俊秀这么好呢？”和祥道：“我也不清楚，也许是缘分，也许他们心灵相通。你表姐从小就喜欢俊秀，每个暑假都吵着要下来玩。到了我们家里，她却天天呆在家里教俊秀读书。读累了，就拿着一本科普书去树林玩，这是什么植物，那是什么昆虫。俊秀生病后，你表姐非常伤心，非要把俊秀带走。”俊杰道：“爸爸，这里有棵冬笋，你看这大土包的土都裂开了。”和祥赞到：“俊杰，你好眼光，这棵冬笋一定很大。”不一会儿，和祥用锄头挖出一个白白胖胖的冬笋，俊杰高兴地跳了起来。俊秀静静地看着，长长睫毛下的眼睛泛着泪花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它，它会痛吗？！”，说着用手把挖上来的土又填回去。和祥道：“回家了，挖了半蓝子，够炒几盘了。”

第二天半上午，吐吐开过了一台拖拉机在门口的马路上停了下来，打了几声啦吧。和祥，社英快速走了过去，俊杰也跟在后面一路小跑。这时，从车上七八个人中下来二个中年人和一个十二、三岁的女孩。男中年人瘦高个，长脸，倒挂须，嘴里抽着烟。女中年人个子不高，圆脸，微胖。女孩长着小圆脸，高脑门，头上盘着丸子头，素花袄，青色裤，黑色皮鞋，眼睛非常像俊秀，不大不小眼睛上长着长长的睫毛，但眼神多了些坚定、自信。社英叫道：“哥哥、嫂子、文馨”。俊杰也乖巧地叫到：“舅舅，舅妈，表姐/。”

女孩也上前一步叫道：“姑妈，姑父、俊杰。”

车上有人叫到：“你们车上还有东西，我提下来你们接着”。和祥连忙走过去，把一个大袋子扛在身上。大家边走边说，问长问短。社英道：“你们每次来都带一大袋东西，这一路上够辛苦的了。”

舅妈道：“也没什么，都是文馨看完的一些书和她穿不了的衣服。”社英道：“要是咱俊秀是个女孩就好了，衣服都不用买了”。舅妈道：“我买衣服，故意挑素一点的，最好女孩男孩都可以穿。她爸总讲，花花丽丽的衣服文馨穿小了没人接旧，扔了可惜，文馨也不喜欢穿大红大紫的衣服。”文馨急切问道：“俊秀呢？”社英叹道：“他还能去哪，不是在屋子看书，就是画画。”文馨一路小跑，边叫道：“俊秀，俊秀”冲进屋子。俊秀端坐在旁安安静静看着书。文馨半着上抱着俊秀温柔道：“俊秀，我是表姐啊。”俊秀慢慢道：“文馨。”文馨连连道：“我是文馨，我是文馨。”俊秀慢慢道：“你，你怎么才来。

“文罄道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这时，其它人也走了进来，舅妈看到文罄和俊秀脸上都淌着泪，惊讶道：“嘿嘿！姐弟俩怎么抱头痛哭呢，也没分开多久啊，暑假还在这玩了两个月。”舅舅叹道：“”。社英道：“和祥，你把袋子的东西拿出来，我做饭去。”又转头对俊杰说：“俊杰，帮妈妈烧火去。”和祥打大袋，里又有三个袋。舅妈道：“书、衣服，还有一些吃的。”舅舅把吃的拿去厨房。舅妈把衣服放进旁边衣柜，道：“都是刚洗过，晒过的，回头叫社英再理理。”和祥道：“好，好。”和祥把书搬到桌上，一本一本读了起来：“《茶花女》，《战争与和平》，《老人与海》，文罄，你这次带的怎么都是外国人写的。”文罄道：“中国一些好书，我都看的差不多，俊秀能看懂的上次我也带过来了。这半年我都在看国外的一些书籍，这次来挑了些给俊秀看。”和祥道：“这么厚的书，俊秀能看懂吗？”文罄道：“这些书我都做了批注，一遍看不懂，多读几遍。今天看不懂，明天也许就看懂了。俊秀有时间，也能静的心来看，心无杂念。”舅母道：“文罄为了让俊秀能看懂，写了大量批注，用红色圆珠笔写的，字写的方方正正。圆珠笔芯都写了一大盒，右手写累了，又用左手写，两只手都磨出厚厚的茧子，象发了魔似的。”说到这，舅母用手擦了擦眼睛。和祥也叹道：“俊秀得这病，也没人跟他玩，还不是靠这些书打发时间。”说着又拿起一本书，道：“《钢铁是怎么炼成的》，还有这样的书，这本书俊秀就不用看，有时间我教他”。文罄惊讶道：“姑父，你看这本书？”和祥道：“书我没看过，但我知道钢铁是怎么炼成的。”文罄好奇问：“姑父，那你说说钢铁是怎么炼成的。”和祥道：“在我们县郊区有个钢铁厂，我叔叔在那上班。他是小工头，带我去钢铁厂玩过，也给我讲过炼钢的工序，先把……”文罄和舅母笑了起来，和祥一头雾水道：“我说错了吗？这外国人还写的不一样？”文罄笑道：“姑父说的一点没错，这书里也是这样写的。要把钢铁炼成需很多道工序，要经过高温煅炼，冷水火。但这本书讲的是怎么把人磨练成钢铁，一个弱的小孩……”和祥道：“那这书给俊秀看就对了。”俊秀静静地听他们讲着，突然慢慢地问道：“文罄，为什么会有战争。”文罄看着俊秀道：“因为有了国家，才会有战争。”俊秀道：“什么是国家”。文罄道：“一个民族为了生存占了一块地，就形成了国家，。而为了生存的更好，它就要侵犯另一个国。而其它被侵害的国家，誓死保护家园，这样就会发生战争，这只是一方面，还有国家内部之争，党派之争。争战很复杂，古今中外很多著……”俊秀又道：“如果有一天，人类解决了生存问题，衣食无忧，是不是就没有国家，也不会有战争了。地球没有了国家边界，每个人像鸟儿一样自由地飞翔。”文罄、舅母二个人惊讶地互相看了看，文罄上前一步抱着俊秀道：“俊秀真聪明，也许我带给你的书里面有你要的答案。”祥和道：“还是俊秀和文罄聊的来，他都很久没有这样开口说话了。”舅母道：“会问问题的小孩都是聪明的小孩，证明他在思考，在探索这个世界。”这时，俊杰从厨房里跑了过了，手里拿着鸟鸭掌，嘴里还在吃着。嘟嘟囔囔道：“吃饭了。”

下午，社英和舅母在屋子里整理衣服和铺床，俊秀和文罄在旁边书桌上看书，俊秀不时问文罄问题，文罄耐心回答着。文罄又翻了翻俊秀画的画，赞叹：“妈，你看俊秀画的画，和小人书里画的一模一样。”社英道：“他还会对着我们的像片画呢，他就是画几根线条，也不涂，你还别说，还真有几分象。”舅母道：“俊秀还有这天份。”文罄道：“我和俊秀出去玩一会儿，去看看我们去年暑假栽的栀子草活了没有。”舅母道：“去吧，别走远了。”他们出了门，文罄看见她爸和和祥在坐在门口抽烟聊天，道：“爸，我们出去玩一会儿。”她爸点点头。舅舅看着这些房子问道和祥道：“一队现在有几户人家？”和祥道：“前年有八家，去年有两家搬场部去了，现在这只有六家。”舅舅点点头。和祥道：“他们闲着还太清静，没场部热闹。林场的人都是来自五湖，各种人都有，为了多争点工分，也是闹的你死我活。一队就这几户人家也是面和心不合，勾心斗角。我们家斜对面是个姓鞠……（介绍）。”舅舅看着和祥的手道：“你的白殿风扩大了，记得你和社英结婚的时候就是两个手的中指指尖是白色”。和祥道：“就十来年的时间，两个手差不多都变白了，现在走到嘴唇这。”舅舅道：“这东西会遗传吗？”和祥道：“会遗传，俊杰没有，俊秀腹肌沟这有一个硬币大小的白斑，他生下来的时候也就豆子大小。”舅舅道：“还好没长在脸上。”和祥道：“谁知道长大了会不会跑到脸上去。”舅舅道：“白殿风我们单位也有得，去上海法也没治好，医生建议少喝酒，少抽烟。”和祥笑道：“我指望把手上的白斑用烟烩黄呢。”舅舅道：“你的白殿风也是遗传的？”

和祥回忆道：“不是，从我这开始的。我们这有个叫麻山的地方，以前是乱葬岗，李自成在那打过仗，尸鸿遍野。我在民兵团的时候，有一次去那野练，不小心踩到人骨头，把脚扎穿了。后来得了一场大病，好了之后留下这白殿风的后遗症。”

晚上大家早早吃完饭，和祥带着舅舅去散步去了。三个小孩在家打打闹，舅妈笑道：“文罄在家象个淑女一样，在这变回了孩子。”社英也道：“俊秀也活泼多了。”舅妈看他们瞎玩便道：“要不你们玩古诗接龙吧。”文罄道：“好啊，好啊。”俊秀也开心点点头。俊杰摸着后脑勺道：“这个怎么玩啊？”舅妈道：“前一句古诗最后一个字是后一句古诗的最前一个字。比如，比如。”文罄道：“比如，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下一句应接成，少年离家老大回，乡音不改鬓毛衰。”舅妈道：“对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”文罄道：“妈，这有点难度。还是稍改一下，后一句古诗包括前一句古诗最后一个字。”舅妈道：“好好，这个办法好，回答的时候要把手举起来，我给你们启个头，床前明月光，疑似地上霜。”

俊秀把手举起来，慢慢道：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”文罄和俊杰都把手举起来，文罄道：“俊杰，你说”。俊杰嘿嘿笑道：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”舅妈赞道：“俊秀，俊杰你们好棒哦。”大家笑了起来，文罄举手道：“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”。大家默默喃喃道：“惊，惊”。俊秀举手道：“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。”文罄和俊杰又都把手举，文罄

道：“俊杰你总跟我抢，好，你说。”俊杰又嘿嘿笑道：“春去花还在，人来鸟不惊”。文罄道：“这不是我说过的吗！”俊杰道：“你接的是鸟字，我接的是人字，舅妈又没说不能重复。”文罄小声道：“鸟人”。舅妈笑道：“俊杰接的没错，好，从现在开始不能重复。”

煤油灯光，房子充满欢声笑语，过了许久，舅妈道：“他们怎么还没回来。”社英道：“他们肯定是去了四队，他们爷爷家玩了。两个大男人，又没喝多少酒，不会有事的。”俊杰道：“爸爸说这里有狼。”社英道：“瞎说，那是很早以前的事，狼在这早就没有了。”社英又道：“今天晚上俊杰睡这里，把俊杰的床留给他们。”舅妈道：“好，好。孩子们，睡觉了。”文罄道：“我要和俊秀一起睡。”社英为难道：“俊秀晚上会做恶梦，手会抓人。晚上还有可能会尿床。”文罄道：“我不怕，我让他抓。”舅妈道：“小孩子没事，让他们一起睡，等他们睡着了，你在把俊秀抱过去。”半夜，社英起床，看俊秀床还是空的，心想：“肯定又在他们爷爷家喝醉了，就在哪睡了。”她回头去抱俊秀，轻轻揭开被子，俊秀把手放在文罄布里。社英小声自言自语道：“臭小子，表姐的奶子你也抓。”舅妈也醒了，小声问到：“他们还没有回来。”社英：“肯定又去他们爷爷喝酒去了，喝醉了就在那睡了。”舅妈道：“两个大男人也不叫人省心。”

天刚蒙蒙亮，听见外面房门开了，社英小声叫道：“和祥是你吗？”听到和祥的声音“是我们。”社英道：“昨天晚上是又喝醉了。”和祥道：“我没喝多少，你哥被我爸醉了，昨天晚上比聊的开心，他们都当过红卫兵。”社英道：“那你扶我哥在俊杰床上再光会儿。你去担些水，顺便把早饭做了。我就晚点起床。”和祥道：“好，你睡吧。”大家吃过早饭，社英和舅妈带着三个孩子去水库边的池塘洗衣服，快乐的时光总是过的很快，转眼又到了下午，社英在厨房洗碗，和祥在烧火。社英对和祥说：“我哥明天就要走了。”和祥道：“他们通常都要在这住三天。”社英道：“我哥单位有事，急着要回去。”这时舅舅走了进来道：“和祥带我去挖冬笋去，你们这的冬笋又甜又脆，市里买不到这么好的冬笋，挖几棵带回去吃。”和祥道：“好、好带上俊杰，他很会找冬笋。”舅妈在屋子收拾东，俊秀在旁边书桌上看书。这时文罄哭着从厕所跑了进来，手上拿着一张纸。社英在厨房纳闷：“这大冬天的，厕所里又没有苍蝇，又没有蛆。也不会被吓到。”文罄拿着纸对她道：“妈，你看俊秀写的一首诗。”舅妈惊讶地接过纸念道：“竹，一棵小草长成树，青青本色叶无秋。有谁知道我心愁，无花无香无蝶留。”文罄抱着俊秀擦着眼泪道：“我要把俊秀带走，在这没人了解他。”她妈道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又提这茬了。”文罄大声道：“俊秀在这会死的。”她妈道：“没这么严重吧。”文罄道：“我们班隔壁去年就有一个同学得了抑郁症，跳楼摔死了。”她妈道：“这样吧，晚上我跟姑姑，姑父商量商量。”

到了晚，俊杰俊秀玩累了，早早地睡觉去了。舅舅对文罄道：“你怎么还不去睡，明天我们要起大早赶汽车呢！”文罄道：“我要跟姑姑，姑夫商量一件事。”社英惊讶道：“什么事呀？”舅妈忙把话接过来：“是这样的，今天文罄发现俊秀写了一首诗，知道他在这里过得很孤独，没有人了解他的内心世界，怕加重他的病情，甚至发展到自闭症。她建议给俊秀换个环境，看是否会有所改善。”舅舅道：“什么诗啊。”舅妈又读一遍道：“自古以来，诗人都是咏竹，颂竹的多，悲竹的诗我还真没见过，虽然俊秀写的诗比较zilen，但诗的意境表达的很好，想象力很丰富。他用竹来比喻自己，俊秀本来非常爱干净，却整日受尿骚味困扰，本来思维敏捷，却口齿笨拙，不能表达。因为这些，也没有小朋和他玩，他感到非常孤独”。和祥道：“这样的诗俊秀写了很多首，有写日、写月，写雪的，我一直认为他是在哪抄的。”文罄忙道：“那诗呢，我怎么没找到。”社英道：“都拿去擦股了。”文罄生气道：“你看你们，我要把俊秀带走。”舅妈道：“如果，我们把俊秀带市里去，先让俊秀读一年幼儿园，适应一下环境，顺便把数学知识补上。然后，直接让他读三年级，应该没问题。平时让文罄去接送”。舅舅道：“我这边没问题，还是看和祥和社英的意思。”

和祥看他舅舅一家人表态了，考虑了许久，答道：“我同意你们把俊秀带走，这也是为他好。”社英惊讶道：“和祥，你？！我不同意，我舍不得，哥哥在这也不是外人。”说着站了起，把袄子脱了，然后把右边奶子露出来，只见社英白白的奶子布满抓痕，有的结了壳，有的成了疤。社英哭泣道：“你们受不了他的，俊秀溺水的头二年天天做恶梦，哪次不是把我奶子抓的出血。有一次他癫痫病发作，怕他咬了舌头，我一急就把手指塞他口里，差点把我手指头咬掉了。是我做妈妈的对不起孩子，这些我应该承受。俊秀是我含辛茹苦带大的，我真舍不得他离开我。”文罄跑过来抱着社英哭道：“姑妈，对不起”。社英擦着眼泪道：“俊秀这二年好多了，癫痫病再也没有发作过，一个月偶尔做一两次恶梦。…”舅舅道：“俊秀今年也该读书了，要不先在这读两年看看情况，如果他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，到时再给他换个生活学习环境，我们就把他带市里去读书。另外，俊秀抓奶子睡觉的坏习惯要戒除掉，你这是溺爱他，他完全可以和俊杰一起睡。俊秀这孩子聪明，学了不少字，听他舅妈说他的语文读写能力可能达到初中水平。这样文罄和俊秀可书信来往，谈谈心，尽量去疏导俊秀的情恃”。大家都点头同意了，和祥赞道：“不是当官的，一下就把问题解决】。”

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，临走前文罄走到房间，看俊秀还在睡着，就轻轻吻了一下俊秀，小声道：“俊秀，我走了。”和祥借来了一辆自行车，舅舅载着舅妈，和祥载着文罄匆匆去赶汽车。

和祥回来时候，天已大亮，社英道：“他们赶上汽车了吧？”和祥道：“赶上了，刚好。”社英道：“他们来这一趟也真不容易。”和祥道：“你哥说明年春节叫我们去他那。”社英笑道：“可以啊，也带两个土八路见见世面。”这时俊秀穿着睡衣，打着赤脚跑了出来，问道：“文罄呢？”社英道：“你表姐他们回家了。”俊秀流着泪道：“你，你怎么又走了。”

写了好几首，擦屁股了
承包责任制